

街面忆往

编者按：

1861年烟台开埠时,烟台街已是繁华之地,太平湾码头船只南来北往,北大街一带集市兴盛,染坊街周边店铺林立。这里曾是一城烟火气聚集地,也曾引来侵略者的垂涎掠夺。而今漫步烟台山下,芝罘仙境老街新生,一片繁华盛景是对老街荣光的传承,更是一座现代化都市在奔向未来的征程中珍藏的城市记忆。

翻开老烟台街画卷

木刀



上世纪初的太平湾码头。

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再现了古代都市的热闹场景。昔日的烟台街,其实也有一幅动态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这幅画卷离我们的视野并不久远。

1861年烟台开埠后,烟台山下建起了管理机构东海关,对外贸易和南北贸易的兴起,很快吸引了众多国外和南方的商人,尤以广东人居多。于是,出现了一条广东街,就是现在可以看到的那条广东街。广东街西部就是芝罘湾码头,旁边的阜民街就是渔民集中居住的地方,那里也就成了海产品集市了。穿过北马路就是今天的华茂小区,那里就是当时的商业、文化、艺术中心。

每天清晨,东河、西河两岸的人们穿过道道小桥,交汇于此,或闲逛、或采购,忙得不亦乐乎。那里有以瑞蚨祥为代表的绸缎庄一条街、以生生堂为领头雁的中草药一条街等等,而钟表、金融、邮政、古玩、洋货则主要集中在朝阳街一带。道署街是官衙所在地,周围则到处是店铺,到处是人群;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和现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催生、培育,当时的市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,也许是希望买卖兴旺吧,又开了一条街,就叫“兴隆街”。还不够用,又出现了二道兴隆街和三道兴隆街,向南穿过南大街,一直到今天的建昌南街一带,就是当时规模很大的草市,后改为煤炭市场。这些商业街经营范围广泛、品种丰富,节假日、大集日人山人海。

向东一点儿的丹桂街一带就是当时规模很大的文化娱乐街区。丹桂戏院是京剧票友的最爱,街头的杂耍艺人被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,卖唱的艺人婉转的歌喉不断迎来人们的声声喝彩。小吃摊位更是比比皆是,烟台馄饨、烟台片汤、杠子头、海鲜馅饼、烟台烟子……那是应有尽有、不胜枚举。往南看去就是宏伟的福建会馆,那里供奉的是妈祖娘娘。放慢脚步,往北一些就是远近闻名的“大庙”。当时的大庙规模不小,由多座殿堂和院落组成,现在留下的大庙戏台只是其冰山一角罢了。

振华商厦附近的染坊街(以后改名叫宴芳街),面积并不太大的地域,纵横就有三道染坊街,大小洗染加工店铺七八十家,店铺云集、户户比肩,其激烈竞争的程度可想而知了。那里也是烟台织布和印染工业的发祥地。

走出染坊街往西走去,就来到了大海阳河边,河上有一座拱形石桥,名字是罗锅桥。再往西走去几百米,那里的通伸河畔有古老的“烟台马车店”,来自青岛、海阳、莱阳方向的商贾会在这里安顿歇息或小憩,周围遍布着大小旅店……

直到上世纪70年代,东至东河(今解放路)岸边、中有西河(今西南河)、西至大海阳河畔,小桥座座,垂柳成荫,沿河沿街有很多的店铺。

如今的烟台街画卷变得更美了,朝阳街所城里“修旧如旧”的历史风貌犹在,更多的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,成为现代繁华都市的一部分。

西洋人逛烟台街

木刀

1862年秋的一个黄昏,6岁的奇山所张氏后裔张宝麒放学跑回家里,惊怯怯地和大人说,可了不得了,可了不得了,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人!

原来,从私塾刚放学的孩子们看到了一群走在马路上的高高瘦瘦的西洋人,他们深眼窝、大鼻子、大胡子,与中国人相貌迥异。

这是烟台继1860年夏出现法国军舰之后,第二次出现大批的西洋人,他们第一次大摇大摆到烟台街腹地看光景儿。

按照《中英天津条约》规定,这时的烟台已在西方列强的威慑下被迫开埠,成立了东海关。消息传回欧洲,大批西洋人涌进了烟台腹地。

这批闻风而来的西洋人成群结队,游逛在烟台街上,他们在海关街附近吃罢早茶,伸伸懒腰,打着饱嗝,沿着街道闲逛。当时的海关街东侧,玉器店、银号、杂货、古玩、土产店铺比比皆是。广东街西部是芝罘湾码头,旁边的阜民街是芝罘渔民集中居住的地方。西洋人在广东街一带先游逛了海产品集市,接着就到了太平湾码头,看到了大量的帆船停在港内,各色旗帜迎风招展。

接着,他们便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,穿过北马路,到了龙王庙附近。站在龙王庙的塔楼上远望,西洋人在东南方不远处看到一座城池,灰色的城墙十分宏伟,城墙的东西两侧有两条河流,有行人在小桥上穿行。西洋人通译在路牌上看到了面市街、菜市街、鱼市街,便顺道一路走一路看,这些街上衣副特产应有尽有,价格之低廉,令他们大为惊奇。

时近晌午,西洋人在南鸿街的鲁菜馆品尝中国美食后,继续西行到了染坊街,发现面积并不太大的染坊街上,大大小小的洗染加工店铺几十家,均为世传,晾晒于街头巷尾高架子上的布料织物五彩缤纷,随风飘扬,如万国旗。

西洋人看得有点蒙,正是在这里,放学回家的奇山所后裔十一代孙张宝麒与逛街的洋人碰面了。这一看不要紧,把孩子惊得不轻,直喊害怕。小孩子并不知道,他的家乡已经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了!

烟台街上一番浏览观光,西洋人对烟台的富庶惊叹不已,回到旅社,他们对英国公使的“远见卓识”钦佩不已。当年英国公使最初确定的开放口岸为登州,实地考察后才感觉那地儿有些偏僻,且海面狭窄。英国公使乘船东行,至烟台芝罘海面,发现港阔水深,船只如织,俨然一处繁华的海港,遂要求将烟台芝罘改为通商口岸。英国古董商约翰克斯说,打开清帝国的大门,这处滨海富庶之地不得不开埠,是赚取财富的好机会。

当时的普通百姓,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大鼻子洋人,对他们的到来却不置可否。

渐渐地,北山下新设的兵营门外有了西洋人站岗,山顶山下的土地也被西洋人占去或买去了,盖起了很多异国风情的房子。西风东渐,洋人开办的银行、洋货商行、邮局、西洋古董店、舞场、酒吧、理发店、钟表店、咖啡厅、西医院、俱乐部、教堂、电影院、洋学堂纷纷冒出来。

时光悠悠,一去就是38年,烟台街上又来了一批西洋人。当时已是庚子年(1900年),中华民族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中。在八国联军侵华前夕,各地都涌进很多的外国人,他们深入了解清末中国的国情,图谋的正是经济和战争侵略。正是在这一年,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。

烟台山下朝阳街

林春江

来烟台切不可错过烟台山。

烟台山是烟台的标志和象征,是烟台厚重历史的根系所在。烽火台、忠烈祠、风格迥异的近代建筑,古栾树、燕台石、灯塔,构成了一幅绚丽的图画。

拾级而上,端庄的冰心老奶奶雕塑坐在一张靠背椅里,面容慈祥,眼神温和。轻轻走进纪念馆,游客虽多,却阒无人声。冰心原来用过的旧物,一桌一椅,颇是粗糙,质朴中却透着高贵。冰心与烟台的渊源极深,她小时候随父亲从福建闽侯来到烟台海军学校,定居于金沟寨,一住就是数年。孩提时代,冰心几乎逛遍了烟台的山山水水,熟稔烟台的一草一木,尤其是烟台这片蔚蓝的海。在冰心晚年的记忆里,魂牵梦绕的就是烟台的海以及淳朴好客的山村百姓。

烟台山灯塔像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刺天宇,站立在数十米高的顶端,不禁心旷神怡。凭栏远眺,繁华的市区以及无垠的大海尽收眼底。山在城中,城在树中,树在楼中,楼在海中,人间仙境,虚幻缥缈。山的秀丽,海的神韵,历史的厚重,文化的博大,让我领略到这座沿海城市的内涵和精髓。小心翼翼爬上连心桥,桥下是汹涌澎湃的海水,已是惊心动魄,更别说过桥了。铁链的扶手上密密麻麻挂满了一把把爱心锁,汹涌的波涛见证了美好的情感。远处,万吨巨轮正欲起航,雪白的海鸥欢快地鸣叫。微带腥味的海风,从我面前呼啸而过,深蓝色的大海,浩浩淼淼。那海水下面,似乎奔涌着一股力量,气势磅礴,沛然莫御,也许这就是烟台深处的力量,让人沉静和安稳。

烟台山下的朝阳街,南起北马路,北至海岸街,全长400米。它见证了烟台开埠的繁华过往,成为港城开埠文化的根脉所在。徜徉其中,克利顿餐厅的牌匾赫然醒目。半圆拱形的窗棂,灰红相间的墙砖,德国哥特式的城堡建筑,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,仍然默默地矗立在那儿,诉说着悠悠往事。修葺后的朝阳街,结合烟台本土特色,打造出烟台独特的葡萄酒酒文化:以“乔尔卢布松”为代表的国内外旗舰餐饮,以“贰麻酒馆”为代表的新潮酒吧,荟萃一堂。紫色的巨型酒瓶横陈空中;“老北京铜火锅”的黑底红字熠熠夺目;“荣祥音乐酒馆”发出柔和的蓝光,夺人眼球;淡红色的“公社”让人瞬间回归;高大的银杏树,圆形的喷泉,金黄色的雕塑,配以二层或三层的精致小楼,二楼的凸出式阳台花团锦簇,楼下,游客坐在木制座椅上,言笑晏晏,轻松惬意。这里,是烟台曾经最繁华的过往,而今,变得摩登和新潮,凭借厚重的历史和人文内涵,重新走向繁荣。

喜欢在朝阳街上走来走去。朝阳街是新潮的,又是传统的;是有时代感的,又是怀旧的;是有历史的,又是活力四射的。她满足了人们对于多元性文化的需求,慰藉了人们日益焦渴的心灵,与厚重而灵动的烟台山一起,丰富了烟台的文化底蕴,涵养了人们的精神。

在这里,你会遇见一个有深厚文脉和悠久历史的烟台,你会遇见一个现代和传统并存的烟台,你会遇见一个山海共生景致旖旎的烟台,你会遇见一个包容万物放飞自我的烟台。